

莊

子

通

義

莊子卷第十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楮伯秀義海纂微

雜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

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慳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劔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

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劔服。治劔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劔，故以劔見王。王曰：子之劔，何能禁制？曰：臣之劔，十步一人，千里不畱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劔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今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劔士七日，死傷者六

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劔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劔。莊子曰。聖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劔。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劔。曰。有天子劔。有諸侯劔。有庶人劔。王曰。天子之劔何如。曰。天子之劔。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

行以秋冬。此劔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劔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劔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劔何如。曰。諸侯之劔。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鈇。此劔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劔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

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
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
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
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
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
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
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
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矣。於
自者自答
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釋此章始終敘事而議論在其中讀之可見君人者好尚雖微而風聲奔走未必有封侯之賞能使殊死者相悅於前而後至者不反上下相矜未嘗不曰予智也智乎愚乎不待超世忘形之智而後知者而顧甘心焉世道若此謂之何哉趙王聞竟起敬起信非外飾也卒得證文有以哉示虛開利後發先至人皆信其爲劍術之真訣而不知爲匡救之良法立言者善義用乎此稱王君

釋南華立言明道高起九天深窮九地闢造化鬼神莫測及其引事物以爲喻則不出乎人間世之談而玄機妙義隱然于中足以及覺人心救時弊者說劍一篇辭雄旨微鏗鏘千載豈浪鳴哉漢書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其劍術其來尚矣故漆園借此以發胷中之奇或者泥於形似遂認爲說客縱橫之論經意一失指夜光爲魚目者有之伯

秀不換淺陋竊考南華所以言之旨申爲說云趙國以喻一身文王喜劍心牽於利欲之譬也太子惺患之猶志有所覺而不能制心之失求莊子止王所好喻推理以勝之也所陳三劍言其理有優劣具眼決擇差等見矣十步一人言其錢莫當千里不啻行言其用捷速養神之全者似之夫子以倭國爲固諸侯以賢士爲尊庶人特匹夫之勇耳以趙王之尊而好庶人之劍是昧德性之至貴趨物欲之至卑日夜相擊於前又惡保其無損闕雖之喻卑之甚也欲有以教其失而復其初非繩以至理不可及其理勝欲消所存者正性則翻毒刃爲神器亦無所事乎心矣此由失以求復不免艱難而得之是謂勉強而行成功一也所云天子諸侯庶人三劍之等殊喻稟性之厚薄趨向之高下而成功有優劣也古之君天下神武而不殺者皆得此劍以神其用豈直太阿干將比哉於是趙王就食

而不能餐性義悅心勇泰有不足羨者使正
安坐定氣靜事已畢矣言心以動靜性由
靜得靜性者復吾本來之真赤由無所得也
趙王不出宮三月則能守之以靜養之以虛
成性存存而不變矣劍士皆服斃其處以喻
卽時心死蓋工技者去和技者息回視所謂
神器亦與之俱化又何有天子庶人之別哉
從太子之請而辭其幣與魯仲連存耶郢而
不受千金義同卒能止趙王之戲好而安其
國茲又寓治道於其中而不廢也蓋南華痛
憫世人純於物欲失性而不自知故創爲是
論以明復性者在乎中有所主防欲如警心
絲有覺卽推理以勝之不待乎劍士夾門日
夜相擊然後求夫善說者以止之也寓道於
技以立言而解者往往以外象求合使正大
之理爲之久溼併厝至言於辯者之圖可爲
太息茲因鏡研至極遂悟反流歸源庶符立
言本意云于玄於是經得其心隨雄文與論

與之並駕爭驅。獨此篇不著一語使人深造而自得之也。恐或者於此乎致疑。故不得不辨之也。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

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挈而引其船。顧見孔

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

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

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

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

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

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
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畏
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
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
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
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
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
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
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

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拆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

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尙遲。疾走不

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

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碌

碌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

爲後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
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伋禮。
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挈逆立。而夫
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
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
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
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過長不敬。失
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
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

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

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人違為事逆

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

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此言安分守真之為貴入苑四患以孔

子好學老而不倦猶且不免况其下乎禮者

以辨世儒之學孰知禮者天然之物則非止

於器數也此曰世俗之所為則指後世習

於儀文之弊正孟子所謂非禮之禮也

達者竊謂亦不必泥其人但隱德藏輝若身
湖海若太公望嚴子陵張志和陸龜蒙之徒
其間有併姓名俱隱者豈得而盡考緝雜言

林木茂密暗如帷幄因以爲名南華寓言於
漁父孔子問答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意
同蓋孔子爲人心切則經世迹著所以人得
而擬議故漁父告之以去疵速患修身守真
而還以物與人夫名亦物也造物者所新過
分則忌之真者在己之良肯外物不足比人
而不知貴真則中無所主碌碌而受變於俗
也宜矣及強哭強怒二喻甚精當事親則慈
孝以下一段大有益於治道有以見漁父亦
非獨善其身者用舍有時耳孔子聞言而悟
願棄所學而卒受教蓋治世有爲者聞無爲
之益不得不宗焉刺綸而去示過化而無言
迹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則一聆至
言心悅誠服其人雖往敬猶存也凡漁父所
言明世俗之疑孔子者不過如此特其行世
之迹耳唯南華得夫子之心指其迹而非之
則所謂真者可默契矣世人多病是經營孔
子余謂南華之於孔子獨得其所以尊之之

實正言若反又。蓋謂是也。一方子

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如此權也輕。而猶若食。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

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

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

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

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

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

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

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

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

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能

是亦

若

誤

偏見

皆

不考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

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

遨遊者也

論五餐先饋敬而不待沽也列子自反存

誠之功未化露於詞氣之間是以英華服人

使彼忘其老者貴者而獨敬於我也夫齋餐

之人種薄權輕而猶以餐表敬適齊見君不

爲其所低用平任用必冀效則彼之身勞知

盡者我得代之其驚也爲何如汝處已言

汝若只如此而不求更進則人將愛護而從

汝矣感豫出異言人感而悅由我出之不同

於常人耳外既不常內必搖其性入方以

豫又焉能知我性之搖動而告我耶汝之弟

子又莫汝若言曰必偏蔽是皆成性之章
送而不悟又何能相誰何而辨其是非也此
是莊子述舊聞者
非他人所復也

論此章全見列子止於何相孰也其間有
三兩字不同南華漆巧者以下數句總結消
義愈精彩如光淵之將子儀軍也按列子居
鄰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則此五菜先饋當在
居鄰之前然見饋漿而驚其祭人檢已亦微
矣戶外後滿則是不能韜晦人幸趨而保附
之汝焉用此感悅之道出異以動人耶凡有
以感人者必先搖其本性彼方從而化之又
何說也我若無心鬼神莫能測況於人乎汝
之朋友又莫與告徒以巧安入人而汝亦覺
悟何相熏烝習熟若此古文熟與錄同率任
巧知以勞以憂無肯安於無能者此無能猶
云無爲也無爲故無求飽食以遊遊汎若舟
之不繫亦虛而已矣碧虛照列子本文作無

多餘
之義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爲儒。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
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
子爲墨者。予也。闞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栢之
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
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
以賤其親。齊人之共飲者相摔也。故曰。今之
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

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

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題

此節中間有缺文。闕胡嘗視其良辰，

秋相之實，諸解無意味。愚謂緩父之夢，父心之明也。謂父何不見其成弟之善，如特之秋，如相之實，成其材，開其生意，而乃靈弟以致我死乎。死十年而怨宿不忘，其爲儒也。可知矣。莊子引此而斷之，以爲今世皆緩先原天之報人，不以其能以其心能者。天之所使也。緩以成弟之功，過於人而遠，慰其親，鬼夢相按猶齊人，雖剛於氣，其相爭者以醉，非以性。今人皆以能相勝，是故皆緩也。有一德者，不如此。而況有道自稱儒者乎。秋比緩相實，比弟上。彼指天下彼指弟，夫人指緩共飲言。酒所安言性不安言能大意以才能自多，猶醉於酒者骨肉傷殘，不知其非且至於自殞其

愚可悲也言聞又
言胡慧之至也

人各有正性得之於天而不可移緩之
爲儒聖之爲墨皆天性本有假學以成之耳
師堯舜墨師大禹皆學於聖人儒主中庸
墨則流於兼愛過猶不及故聖門不取焉
時師墨並行皆足以致貴顯緩乃自謂已能
爲儒又能使弟爲墨以此自多二教指趣不
同遂相與辨其父不能乘之以理而偏助翟
爲緩者當顧慮而徐悟之天性無不復之理
何遽至怨父而自殺其所損亦多矣餘憤未
消猶見夢於父謂何不試視己冢上其精靈
已化爲楸柏之實實猶質也信其怪真不變
真性猶存莊子於是斷之曰造物之報人也
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猶復天言性也
緩之化爲異物不復其形貌而能見夢以自
陳其性未嘗滅也彼故德彼德結上文言人形
非久性必有歸一念所在不可泯也緩以怨

憤而死性猶不滅而化爲堅貞之木然則養
生之得理盡年道累順化而復初者其真性
歸當如何哉鄭人之爲楸柏語之以怪按若
父之生鄧林則亦或有之蓋有情無情生
何極樂不離乎形器之變幻人處其中而不
自知所以與之俱化若知有所謂無形而不
變者則不受物化而能化物矣夫人以己爲
有至皆緩也所以責世儒之陋所見若是何
聖其通三才而理萬物有德者以不知言緩
所以失道爲有知而分別耳渾然不知所以
全其天也遁天之刑訓解不詳下文所安
所不安卽其證或析爲別章遂至經意不貫
言緩遁逃自然之理而棄皆父子兄弟之天
是不安其所安然憤而自之於刑戮是安其
所不安也南華以遁天之刑一語結緩之公
案所以爲後世不安天理而很復自戕者之
戒云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

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

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

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

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

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

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

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而無

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而不

知太寧

此亦似有缺文。強爲之通知而不言。俗屠龍之技。無所用巧也。其志之常存者。以爲事屬於天。不可必。此理之必然。故雖不用。亦不怨。不言也。衆人以不可必之天。而期必於一己之私。故多爭言。兵者舉爭之大者。以爲言也。苟習於爭。而感其情。欲之所往。則此有行。必出於機心。熟於爭。而不足畏。犯刑。竄如飲食。恃此而行。必至於亡理也。勢也。此章之議。不過貨與言之屑屑耳。其神蹇塞淺陋。而欲乘通乎道之玄物之故。以達於太一之虛。不能矣。何也。小人者。迷於身世。不知太切之不容言也。觀至人之如狹。則小人所爲。不亦可憐哉。故曰。悲哉乎。知爲太寧者。心神本寧。無我之萌。是太寧也。徒於物而不寧。物去而

寧復而後可
以見太寧

也聖則天矣知者言道猶足以弘教誨人未
爲深失也世有淺學諛聞而矜術自足者口
雖不言而形色已言又何足以知古人契合
天理之妙哉屠龍諸解多舛題與經意不侔
唯占註得其旨碧虛以無益名章亦失之今
擬易名忘妙章併述管見云人從學求道猶
入海求龍然而見龍者少見而能屠者又幾
何人蓋以喻學道之難而見道能忘爲尤難
也始於求龍而得見則知吾身有無窮之變
化終於得龍而能屠則明吾道有不形之至
神龍非尸居莫見當求諸恍惚窅冥之間屠
非刀刃所加故超乎羣豸之外窮神極
妙豈桑林之舞所能形容哉單千金之家卽
是空諸所有至於千日功成而無所用巧則
一以神遇能解俱忘不知龍爲何物屠者何

人也。禪宗有云：龍牙山中麓一見，便心息。卽此初段工夫，竊詳屠龍四句文，絕奇而語甚簡。義與庖丁大章並，駢彼章末，則猶存用此則體實而用亦忘，所以爲至聖人，以必不必有者亦無之。衆人以不必無者，在欲有之也。兵謂嗜欲交戰於中者，其有無亦在人而已。凡順於兵者，欲行有求之志，不悟恃之而至於亡。小知從事遺問，以淑精神，亦自兵也。何聖乎志存兼濟，以尊天下之物，理窮太一以形天下之虛，太一數之始，萬物自此無入，有以形相禪，生生化化而不息者也。衆人述惑乎宇宙，蓋以今之形累而不知太初之本無至人，則歸精神於無始，卽太初無何有之鄉是也。水爲五行之首，可見而不可執有形而又無形，故形降則流，潤乎萬物，氣騰則發泄乎太清，隨陰陽而運成造化之功者，有在於是。世人則役知於細微，而不知有太寧之道，同天運而不息。太寧卽真性之未動。

此心之萌物感而應即天之生水發泄乎太清之謂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曹商以偶然之得自驕小人也。冷鄙之過在殆非莊子之氣宇也。

商以車自後南華以道自今華一
皆而遠矣無窮道拿萬世而流芳不毀人之
趨向可
不謹耶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

者瘠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

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

願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

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

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

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受乎心。宰乎神。言其心安於偽而不信者。反為神之主。猶久假不歸。惡知非有之意。彼宜汝賦。言其與汝相得否。予與也。欲與養之。欺不知而失誤。養之則可矣。若以為貞幹而養之。使民離真實而學虛偽。非所以為治也。彼以難行之事施於人。而不忘。豈自然之常經哉。齒取以為言也。商賈交易。猶羞偽而不取。惟學偽之士。或一取之。而中心之誠然者。亦弗取也。宵人猶曰。夜行即為盜者。畏人之見。故曰宵人。此比飾偽之內。散者陰陽食之。胃中冰炭。足以耗其血氣。非真人孰能免乎。此色厲內荏。猶穿齋之盜。正謂此也。頰圖。

嘗避魯聘今出而言若

此亦亢倉子之徒歟

卷一 哀公欲以仲尼爲佐，謂其國政有政，是病而求醫也。求之切者，望必重，故問於顏回。以印其心，闕遂歷陳特賢之弊，尚之無益，徒使殉述生姦，民愈難治。仲尼時賢之著者，借以立論，飾以羽毛，加之彩畫，論從事浮華之辭，支離而不究本源，摭其淫以示民，而不知其不信已而生姦，以應之也。物至則以心受之，心受物則神主之，內不虛而外紛擾，與民同耳。何足以上民？闕又反問，彼仲尼果有益於汝，與汝能自願養其民，與謀應是悟汝當於此，皆悟可也。如上所言，皆使人誹實學，僞非所以示勸於世，不若勿爲之。愈民之難治，以其知多實，由爲民上者，有以啓之。若此，所爲自商賈之不可與士齒，雖一時以事齒之，如社祭，霜飲之類，其神亦不屑與之俱言。其趨向不同，賢不肖所以分也。彼學僞之膏

人宜其莫逃內外之刑矣宵人謂冥行而無知見雖處白日猶長夜也渠作如此解再考動謂心念始差過則見諸行事過形而不可掩所以金木訊之陰陽食之食猶寇也真人體純素而無爲何

內外刑之能及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慳保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

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
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
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
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
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
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
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
以自好也。而叱匹介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

今作僂又失

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

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佚。於丈反困。

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

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

命者隨。達小命者遭。大小命者皆七情何リ

此非體道者之言也。而誣孔子寬哉以

言不言。恐人皆穿窬之類。九徵皆設詐以爲

爲據。君子以爲不若見垣一方人者之明。而

況於聖人。無將無迎。明燭微者乎。亦非

莊子之言也。通篇只成就一箇機變之巧。

天有寒暑晴雨之變。可以度數測也。地

有山川澗谷之險。可以梯航濟也。人心方寸

其變其險不可測不可濟者河耶人心操存
舍亡出入無時是爲難知難見者然有所麗
而形見焉盈貌察辭亦可得其六七但文之
以深厚則此不免乎徵試其心正者形於動
作無非正其心邪者形於動作無非邪雖巧
爲矯飾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此君子小人所
以分也其要在上之人欲不逾矩平易近民
則天下之心猶一心曲天下之俗猶一家也
何慮其難知何憂其難化哉自魏寇至若熱
言其內外相沃自遠使之至難之處試其所
守之慈以九徵而得賢不肖之情固善矣然
而已亦勞只不若當事物之來示之以虛而
徐觀其眼目定數如見肺肝況又言而信之
安可逃於銜鑿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
也此段猶是衰公與顏閔問答曼衍餘意蓋
謂聖賢處世不以窮達累其心三命而循精
以達爲懼也三命而名諸父以達而驕也皆
不免靡辱驚心安足以備唐堯許由之高致

哉。堯之黃屋非心由之不肯越俎，出處雖殊其心一也。故用以結前章之義，後又論世俗自好之弊，而不知窮達之由命也。爲德而有見，則心則分別生，而惠不廣矣。又役心而有見，則知慮煩，而內不靜矣。惠不廣，則害德；內不靜，則害心。故爲德之大，內視謂付度其所欲爲，經營布置，如在目前，規模其必成而敗亡繼之矣。釋氏說五種眼，惟天眼肉眼在面，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顯成德之效，此心眼戒敗德之原。不戒于敗，曷臻乎成。二家之論，相爲表裏。凶德有五，視聽言貌思之不由乎正者，心主中而爲首，因有以自好，謂人莫我及，而訾毀之，根敗德之始。加以四凶從之，何惡弗爲哉。人能自中德而反之，復猶未逮，轉凶爲吉，在人力行何如耳。入極三必亦奇，正相生，循環之理，猶人身府藏，應陰陽之盈虛消長，而不自知也。知慧所以養德，而用於外，通於事，則勇動而多怨，仁義所以廣惠，而博濟。

為難。故不周而招貴。違生者。儼然。恬解。達知者。消然。忘知。大命隨而任之。小命安於所遇。賢人君子。所以窮通皆樂。而世患莫及者。以此。

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

得珠者必遭

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矣。

此枚慈壽之翁大

意頗同亦非莊子語也

絳蕭作韋蕭言抹蕭以給食君虛本從
之其子沒謂泗戲得珠非所聖也故亦不足
爲奇而騷龍之睡寤會弗介意父欲取百銀
試則有心矣且謂騷龍若寤將有粉身之禍
幸一生於萬死謂其可復入哉此喻奪人所
欲者禍必重穢賊彼無心而得之僥倖不可
再也奚微之有或疑微下逸軀字理蓋
不然此四字是奇筆庸庸說爲當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
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
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居功成不居乃免後患然不居之道非
成之後可行也當立功之始先有忘功忘
一段工夫則雖立功而不自見其功乃能
居惟迫於不得已而後動斯得矣作世三
而後出復政厥辟而退居自老其內外重
之辨亦明矣乎當其安於味故之中由是以
樂堯舜之道其亦見有位之爲累也不得已
應聘而出亦因夏之昏德非天生人立居之
意也故其言曰天
之生斯民云云

曳尾塗中義同不釋

而此句與子思之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
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齋
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

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

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

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

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題義 或謂此爲當世厚莖而發宿惟護之害

義非聖哲之爲心大抵只是洗滌拂除其有

爲之心耳。川財者民之命厚莖費財莫非亦

民心而傷其命者達觀之人故不屑於厚莖

在人子之於親則亦隨

其力與分不敢過也

義勝 古者因山爲墳，不封不樹，上無通臭，下

不及泉，務藏形而已。則棺衾之朴，素莖具之

簡約可知後世習尚濫侈璧玉珠璣生前受
用已爲過矣用之以飾棺則明器之繁夥於
隨之雄廣固不待言蓋由據尊侍貴厚享於
前則送終之禮勢不容薄歷觀古之侈葬如
虎丘驪山者自以爲固可千萬年終不免爲
大盜積耳今南華翁子欲厚葬其師是亦人
心所當盡然猶蹈俗習故故假以天地爲柩
郁達哉斯言古所未道湯王孫裸葬之說劉
伯倫荷鍾之意皆自此發夫既委形於地則
烏焉螻蟻何以自免曰吾之生也蓋本於無
而外烝蚤蠹內變蛻蛻皆因我而有及其死
也猶朝甲蛇蛻委之而往神則無不之也又
何烏焉螻蟻之足慮哉明謂形之可見者必
藉形中不可見者主之欲動而動欲止而立
其中信卽此所謂欲也不平者形形有貧
富壽夭之殊神之在人則一以神觀物無有
不平以形觀物則不平矣欲者叩之而應感
之則通若以不信觀物物亦不信之矣形本

無徵取徵於神以外求徵於內內重而外輕也若以內求徵於外則其徵也不徵其徵也不徵則其平也不平矣明者爲使動用有限仲者徵之靜體無極故曰明不勝神也真人立是論非唯矯時俗厚莖之弊抑使後世學者所重在內而不在外所養在神而不在形平徵之由已出神明之暫相須也信能造此則與天爲一日星參光棺櫛而珠璧之非過也

論也

褚氏總論南華沖虛二真人應期弘教躋世清寧遺訓流芳千古蒙惠二經旨趣互相發揮蓋不可以優劣論然本經首載列子御風猶有所待而後篇引用不一或議以漆園之才縱橫馳騁自出環奇何不可者而乃必蹈沖虛之轍邪愚嘗致思其所以云凡有德者必有言言所以述行也行同而言異者無之造極玄談古今一致直

言曲喻正說反說皆所以明道也南華樂
道前賢之善舉其全章以寓已意者十有
六其冥海章列文甚畧莊子特詳焉故每
章歸結別時見出藍之青精彩倍越莊子
得列文而愈富列文類莊子而愈彰前謂
御風有待猶以速觀後取立言微妙則以
心契心編末猶以禦寇名篇明所舉之不
隱歸趣之合轍也然而當篇所載列文無
幾疑爲郭氏刪易也始乎饋菜之事戒其
出異惑人未幾而尸外履不備能使人無保
也次以援翟爭憤死化爲楸相遁自然而
之刑戮造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
如天之運知而言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
技成無所用巧用巧不足以效屠龍甘
痔者得事愈多不多不足以旌其既痔皆
所以警學徒而鍼時病也至於賴楨榦以
扶國不若休之恬動過之刑心當加謹只
九徵用而不肖得三命至而恭慢分八極

三必之不常一珠九淵而僅得又以喻處世應物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召患也僅能因其有形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矣舍犧牛而爲孤犢亦在人篤信而力行之耳篇末結以莊子死示幻形不足戀凡物必有終也門人慮烏鳶之食猶以世眼觀唯至人忘形任化無于奪之或偏體神用明顯平養之不謬此其所以離人入天而登假乎道也歟

天下第三十三

此篇乃本經之後序序其祖老而不同於諸子之故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哉曰無乎不在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

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

思。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熏然慈仁。

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

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

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

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

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

天子。治世之通鑑卷之二十一
三十六
夏

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

詩經之二十入信一也

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

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此有非詩書也鄒魯之士。搢紳

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

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

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

詩經之四六注

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

下多得一察。賈誤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

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

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

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考。能備於

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

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

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

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

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

三十一 治法 夏

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闕。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生同。毀古之禮樂。不同之齊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

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

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

道大蔽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

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

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

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

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

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

腴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

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喪
褐爲衣。以跋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
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姓名
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登名
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
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綺音綺偶不佞之辭。
相應。以巨子高徒巨子墨氏之號也爲聖人。皆願爲之。凡冀得爲其
法解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
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

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

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

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

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

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宋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

山之冠。以明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

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音和合驩。以調海內。講

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聞。禁攻寢

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道。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用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當。宜易而無私。決

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有去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小裸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

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柏_{胡乳}。駘_{胡乳}。

胡乳

二。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

慮。不知前後。魏_危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

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

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

之物。無建_期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

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

已。無用賢聖。夫塊_{大石}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

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道得

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

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

其風竅戩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

免於魴五管。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疑

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

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

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

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

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

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

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

第六卷

古之博大真人哉。芬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

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

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觴見之

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

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

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

三十一 治然齋

處其書雖瓌璋而連朴朴無傷也其辭雖參

差而詼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

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

本也弘大而碑深闕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

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

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

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歷

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

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異

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
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異同畢異。此
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
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
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
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
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
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展
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知不方。

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柄。飛鳥之景未嘗動。

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

馬。驪牛。三羊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

楮。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

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

者之囿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之人辯。特與天

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

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

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

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

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

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

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奧矣。由天

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蠶。以勞者

也。其於物也何瀟。夫木一尚可。曰愈貴。道幾

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

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

清然齋
惠施之才不才以自
三

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

夫

此以天下名篇雜取篇首二字實則該括萬物之義余直以爲南華經之後序出於學莊之學者非莊子作也開口曰方術曰有爲正是斷案謂其非堯舜孔孟之道所尚者無爲也其文分七節首節又自分五段古之所謂道術者至謂之君子言道之在人有人有此階級立標準也以仁爲息至養民之理言就人事中修道也古之人至無乎不在言至人令天者其明而在至稱而道之指儒者之效跡也故曰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亦有不足者天下大亂至爲天下裂言百家衆技之亂人性也此下至第七節條理分明自二至六皆稱道術闕風第七節無此語闕其爲非道術而古無此風也先闕尹而次老

聊從前至此歸宿於老聃從偏而全也次
周學有所承也初言聖王原於神明之一不
肆於宗及論老子則曰主之以太一論莊子
則曰其於宗也獨適而上達明其爲內聖外
正之道他皆非一離宗矣信其爲序者從前
序見詩子皆非大道之全惟此籍則纒老
子立言辨調與惠施之徒不同亦非墨翟諸
子所可並欲學者知所辨也郭子玄謂其書
繁不經而爲百家之冠蓋取諸此術言方一
偏也術言道無方也昭然在史籍儒紳百家
者皆道德不一莫非裂道之因也察古人之
全言一曲者用心俯智窺測神聖之全體不
能冥會是以鮮能備美稱容也非樂節用墨
子書中之篇名言墨子作此書欲天下之人
生不歌而非樂死無殯殮之照而節用不近
人情去王道遠也以別宥爲始言其惟以在
者爲心故凡遇物有過必別尋一路可宥之
方或不得已而不宥非物心也語者心之容

也故曰心之行合驥以下言身之行我必得
活固做手救世之士言自苦者非欲久生之
故亦以警夫托名救世而自利之人耳無主
無固必也冷法於物清冷潔淨無物可挽之
謂不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隣傷之者言若求知
其不知以良知爲薄故外來者得以蔽其明
是以欲言不言欲行不行於事無所任而笑
人之非也惡可而言無是非之可言既勃如
小魚之斷死人之喻也謂其不知道又曰槩
乎有聞執已見不知道之無方體不以能加
人不以智累已其槩聞者如此而已知白牛
辱遺黑與榮互言也博大真人其與明詩書
傳歷數道故典者何如也莫足以歸無物可
着也不倘非適然也本者宗之根宗有本之
幹雖然以下言其書應天地之化超於物表
而出之不窮源源之來不煩剝換深遠無窮
猶曰者不盡言言不盡意也惠施之多方先
濟其外駭不中不必釋矣虛廢之辨十得六

七今參互而釋之明其妄也其所著書錄五
車之多歷攷其所談事物之意不過於一之
中又分大小以見同中之異異中之同耳無
厚薄也積則厚矣千里之大無厚之積也天
氣下降則亦卑矣澤氣通於山則山澤平矣
睨側視也或方中側而視之則非中矣萬物
方發生而其種必前日之死者萬物之大不
出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爲大側
無同無異矣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
必有窮獨言南者天傾西北而海之居南者
達於三方也雖未至乎越而知有越之名漸
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爲昔來矣兩
岸相連雖不可解環各自圓燕北越南固非
天下之中而燕越之人但知有燕越則其國
中亦爲天地之中也大觀獨高也相與榮之
者其說浸廣也毛之在卯雖未可見其性已
具卯有毛矣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之者是
爲三矣楚都於鄧而自爲王亦與得天下同

矣犬羊胎卵之名因於人立變而更之亦無
不可蝦蟆楚人謂之丁子其始也科斗既有
尾則謂之紅子有尾亦可水寒火熱亦人名之
空谷傳聲非山有口乎行繞着地則不可轉
足不蹶地乎目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
而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
分絕也龜長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矩
方規圓神鑿之論皆指其情不定於體也鳥
飛影隨鳥動影不動矣鐵之去雖疾其在弦
也則謂之止其射侯則謂之行離弦而未至
射侯未中則是不行不止之時狗犬一物也
名既可更則黃馬騾牛羊白狗黑物與色皆
無定名也名以孤駒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
言嘗有母也一尺之播折而爲二今日用此
五寸明日用彼五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
凡此以上又皆學惠子者推廣其說與惠子
相應終其身強辨而不已此惠施日以其知
與人之辨者特其聰明說多異於人此其徒

能以口舌勝人自爲名譽是以不和不適也
蓋其一人之身元不甚富乃以爲最貴之道
傳之於人其日微也宜矣在惠于且不能自
安況厥服於衆情乎此惠于迷而不反其才
可惜也駁放也聲響

形影不知本之喻也

論此篇首論當時學者各徇己能以有所
施用爲不可加而不知無爲自然之妙理所
以達乎道然則古之道術果惡乎在曰無乎
不在後人自爲其方有以問之國異家殊而
流爲方術矣夫道術者所以聖神明而行治
政厚風教而通物情使由之不知歸於自化
上古聖君所以端拱無爲而天民之阜也
其神明之所降出則由事感發應雖爲非爲
聖生王成斯又神明施化之徵自不離於宗
至謂之聖人所以成乎天則聖者之事而神
至在其中自以仁爲恩至謂之君子所以成
乎人則王者之事由道而見於治故以內外

言之次敘法名數度詩書禮樂皆先王致治之具待其人而後行者也道可配神明則可酌天地德可育萬物則能和天下本數卽所謂一自一以往皆末也聖之所生以一爲本王之所成因二以濟本末相湏而治道備矣古者聖王之爲治也密其憂民也深非唯求理於一時直欲爲法於萬世自道志至名分皆聖人致治之迹也有治亂者爲聖賢之指不明道德之歸不一學者徒貴已陳之芻狗治莫致而妖異興焉各得一端而自以爲大全無異指蹄涔爲東海也天地之大美非道不能備神明之形容非德不能稱彼自爲其方者詭能造於是乎結章數語言意激切有以見南華用心猶夫子時哉之歎有爲不可加爲下當壘爲字欲焉應是欲爲不多靡於萬物不輝耀於禮儀勤謹節儉以備世人之急此禹之行見於世者墨翟滑釐聞風而後遂至爲之太過而勤苦難行體之太拘而枯

精無類所爲非樂節用以教天下生不節死
下服節非樂節用之見於行者也洗禮所以
養利非爾所以不怒亦不失爲賢厚也好與
彷彿觀人同已則心稍好勝未能忘已至於
毀古之禮樂則非獨悖乎聖典亦拂天下哀
樂之情強民以難從人已俱不受矣由是知
墨子之道終於敗不可行於天下後世也當
歌不歌當哭不哭其於人情不類矣生勤死
薄苦嚴憂悲逆物情而人不堪其去王道遠
矣墨子又稱大禹治水之功勤勞若此使後
世學墨者必以善苦爲極而欲力扶其教殊
不知禹當洪水之變父憂而功不成是又變
中之變送刻苦捐軀嗣成厥緒非可以爲常
也以處變之迹施之於常無與病已而鉞矣
徒增齋痛不智孰甚焉相里勤之徒又稱別
墨爭相誇辯推其業成者爲聖人巨子猶儒
家云碩儒皆繼其後至今不決此自是一段
言當時墨學之中又有分別墨翟禽滑釐再

續前話其爲人之意則是教人自苦則非致
亂則居首致治則下術也然而墨子真性所
好天下真及卒以立教於當時固非聖人之
道亦可謂才士也夫昔孟子闢楊墨以爲非
聖人之道峻辭而力拒之若不共戴天者有
以見衛道之切南華又詳述墨氏之行事與
其源流申言其疵弊而不廢其所長可謂公
論而在恕議不及楊氏意存其中矣墨學大
禹揚學老聃皆出聖人之門有所偏耳猶師
商同學於夫子有過有不及此揚墨之非學
也故學不可不謹不累不飾則心虛而守素
不苟不伎則務誠而和樂以此化俗接物普
願安全既身不過享則不妄求多積自貽患
害是爲長安寧之道以此立教於天下明白
本心而無隱情宋尹聞風而悅繼行其道華
山之冠以表行之方正均平其接物以別善
類宥愚蒙爲本則必不趨乎惡亦足以厚風
俗興教化但行之有弊不若聖治之大全而

可久也。心之容猶云手容足容言其動止氣
象心之行言其注措設施大槩以本心之常
見諸行事和調海內不鬪不怒普安足養而
止此語有惠而不知爲政之意寓其中欲置
以爲主願奪承其教也耐辱救國寢兵止戰
皆半柔不爭之義強弱強見必欲人聽從其
說請五升之餼見其自爲太少寧已餒而不
忘天下見其爲人太多日夜不休至於羅極
而數曰我必得活哉言我勞苦以救人造物
必能活我也今世之苦行頭陀道者勤儉於
已而周悉爲人頗似之但不學無聞其弗及
遠矣國做乎此句頗難釋諸解唯郭註近之
此乃南華歎息之辭國做猶謀蹠也言其莽
廣不切事情二子欲以一己之力濟天下之
衆而不度其難行也不務苛察是謂善宥不
借物以榮身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是謂善別
也外行則禁攻寢兵使人各足而無爭內行
則寡凌情欲律已不貪而無患事理雖有大

小精粗要其所行至於墨學而已此段論當時
聖人堂與所以止於墨學而已此段論當時
墨家之弊其間語有主賓宜審詳之能不黨
則無私善決而不以己見爲主使天下物趣
皆歸于一不慮不謀與物俱往三子聞風而
悅以其道同故也其立教以齊萬物爲首物
本不齊齊之者道天地物之至大尙無全功
況他物乎道包之而不辯此所以齊也萬物
有可有不可選之教之愈不齊會之以道則
無遺矣故慎到素知而若愚去已而任物不
得已而應雖爲非爲也澄已之源以清冷沙
汰萬物物無不從者矣其知者出於不知若
但薄其知翁近於傷性必至於無知乃全也
誤傑不任事故笑天下尙賢以爲治者次句
配上文義自明白推拍轅管稔斷卽後文統
斷謂刑戮罪人言雖任法用刑而與物情究
轉周決公平而當理也舍世俗之所謂是非
而究極乎事理之實則可以無患苟免是其

謙辭不師知則忘前後之慮塊然若枯槁
度而後動其動也如風還羽席無心於動故
無過夫無知之物不立已不用知動靜無心
自與理合譽既無矣毀亦何存故不慕聖賢
之名以塊然無知爲得道而不知有感通潛
化之理所以豪傑笑怪以爲死人無異也旧
學於彭但任物性自然學以扶植之而不矯
其本故云得不教焉謂學至於莫之是非而
已言出如風過堯然無心於是非之辯豈可
復論其所以哉是以常反人之情不聚觀於
天下聚觀與危其觀臺相類然猶不免任法
施刑無法則又難治矣其所謂道者非道故
所言雖當亦不免爲人所非三千皆未知道
其學嘗有聞於時不可全泯也詳南華所論
則彭蒙田慎之學又優於苦獲已齒之徒故
列於後與闢尹老聃差近焉道爲生物之本
精微莫觀物爲道之緒餘粗質具陳世人務
積物以爲養愈積而愈不足虛空曠逆神明

所舍并包廣納無毀無成雖天下萬物富有
亦安能勝虛空之無人能濬然無欲則體合
太虛而與神明居矣身外無積胷中有餘此
關尹老聃之所優爲也萬物之有生於無而
人之妄情例著於有能完常無固難常無其
有爲尤難欲建立於常無有之地非主以太
一不可太一者有一而未形卽天地之先人
之性初也能造是則知夫未始有物故以濡
弱謙下爲表表謂見諸行事故與物處而不
立敵我虛空而不毀萬物不毀謂存而勿論
蓋以已忘物而自化何待毀物而爲無物之
滿前則實也虛之在我耳在已無居形物自
著亦此意水動鏡靜谷應皆喻無心自然之
爲若亡不可得而有也若清不可得而撓也
同而混之則和執而有之則失是以不先而
隨終身無患知雄守雌見剛而思柔知白守
黑處明而尚晦溪谷喻善下而衆流歸之受
天下之垢有容德乃大無藏故有餘虛而不

屈動而愈出也如是則豈然立乎萬物之上
無一物介吾心無一物非吾有矣其行不味
而常自足心樂無爲不美世巧人皆求聖
之福已獨以曲全爲福苟免於咎福莫大焉
深根謂內固約軋謂無所以免堅壁而銳在
也寬而容物則不削人肥已可知矣此皆
聖人立身處物之極致而博大真人之粗迹
也按道德經知白守黑莊文小異無形無常
言道無物而神化死與至往與言人任化而
無極芒乎至以歸言忘適者無往而非適以
謬悠之言恣縱而不苟猶云猖狂妄行而蹈
大方不使物見已之解介言混俗而不失道
也以天下不可與在正之語故立危重寓言
以致意焉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則離人入天
放曠八極不做倪於萬物不貴人之是非故
處世而應物而無忤立言雖瑣瑣而與世順
從無所傷也其辭參差不齊卽所謂荒謬詭
說可觀卽所謂瓌璋也其中充實而見諸外

也如此與造物遊與無終始者友是即與天
地精神往來不可形容其妙也其本弘大深
闊猶云以深爲根其宗謂適上遂翁云以天
爲宗應化謂出生解物謂入死言人處造化
之中爲化機所運其理不可窮詰其來不可
脫免芒昧無盡此其所以爲造化也信能冥
心於芒昧之際而得其所以運化者則可與
天地精神往來無愧乎稟靈爲人矣此段南
華首於論化次則自述其所言所行後又歸
結於化明已能窮神知化所以橫說豎說無
非道也 ○此卷投莊者十八九出
於莊意十不及一三

莊子第十卷

終